

严嵩父子被徐阶抓住把柄，免去职务

14

历史传记



苦乡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嘉靖皇帝是明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有人把他排在明太祖朱元璋之后，称他是明代第二位有作为的皇帝，有人却说他是昏君、暴君。严嵩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后世文人把他描写得一无是处，但几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质疑，说他不是奸臣。这是对是非君臣到底是怎么回事？严嵩何以成了臭名昭著的奸臣？按徐阶给严嵩罗织的罪行，杀十次头都不为过，为何他仅仅只是被削职回家？严嵩死后半年嘉靖皇帝才知道，随后他就误食丹药而亡，这么巧？

[上期回顾]

嘉靖为立太子的事犯愁，严嵩不小心卷入漩涡，连自己的亲家徐阶都站到对立面，要杀了他。

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的夫人欧阳氏病故了。对于与妻子相濡以沫了一生的严嵩来说，这个打击是非常沉重的。此时严嵩已经八十二岁，他步履蹒跚，耳聋目昏，已近似老年痴呆了。

陆炳死了，徐阶除去了心头之患。欧阳氏之死，又让严嵩受了刺激，形同僵尸。五十九岁的徐阶，终于迎来了自己出头的机会。按照明朝例制，欧阳氏病故，严世蕃应该扶柩归葬，并在家中丁忧三年。但由于五十五岁的嘉靖皇帝仍然十分依赖严嵩，而严嵩又十分依赖儿子严世蕃。于是，嘉靖皇帝下旨，令严嵩的长孙严效忠扶着欧阳氏的灵柩归乡安葬，严世蕃仍留京中，协助严嵩处理朝廷事务，但不上朝。

替眼小儿严世蕃一点也没意识到危险正在向他们父子逼近。他以为既不用上朝，也不用回家乡为母亲守坟，正是自己吃喝嫖赌的大好机会，便笙歌妓舞，通宵达旦，沉醉在醉生梦死的快乐中。明朝以孝治天下，严世蕃在母亲去世之际竟然如此寻欢作乐，毫无悲伤之意，徐阶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于是，他指挥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世蕃，打响了倒严战的第一枪。

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二月，御史邹应龙在徐阶的指使下，发起倒严外圍战，上书弹劾严世蕃，说他“凭借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而严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亦宜亟放归田，用清政本。”邹应龙是御史，专业言官。他的奏章条理分明，有理有据，掷地有声。嘉靖皇帝见了，惊疑不定，问徐阶：“邹应龙所奏可是当真？”

徐阶一副局外人的样子：“微臣整天忙于朝廷事务，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邹应龙所奏是否真实，皇上派人一查便知。”嘉靖皇帝半信半疑，随即派锦衣卫前往调查。严世蕃情知自己在丁忧期间花天酒地犯了大忌，陆

炳不在了，锦衣卫不会有人替自己遮掩，便急忙来找徐阶求情，希望他能从中帮自己斡旋。

徐阶十分阴险，为了讨好严嵩，排除官场危险，几年前他就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严世蕃的一个儿子为妻。两家成了亲戚，徐阶又百般趋奉严氏父子，严氏父子便把徐阶当成了自己人。徐阶要立裕王为太子，属于工作上的事情，严嵩便没有从深处怀疑过由自己一手保举，还和自己是儿女亲家的徐阶。徐阶虽然指使邹应龙打响了倒严的第一枪，却没有必胜的把握。见严世蕃来找自己，为了留条后路，他不但满口应承了严世蕃的请求，还亲自到相府安慰了严嵩一番，让严氏父子既放心，也感激。

因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倒严行动，被徐阶买通的锦衣卫们不用查就在嘉靖皇帝的面前坐实了严世蕃的罪行。嘉靖皇帝大怒，将严世蕃贬戍雷州卫，他的两个儿子严效忠、严鹗及主要家佣、帮凶均发配充军。考虑到严嵩有功于国家，他本人又无什么大罪，嘉靖皇帝便以“纵溺爱子”的罪名责令他退休。

至此，徐阶的倒严战首战告捷。但是严嵩就是被责令退休，嘉靖皇帝仍然在谕旨里说“嵩小心忠慎，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其待遇之高无人能及，体现了嘉靖皇帝对他的情义，说明他随时有翻案的可能，让徐阶如鲠在喉。

陆炳在的时候，经常在嘉靖皇帝的眼前晃来晃去，嘉靖皇帝从来没觉得有什么。陆炳死后，嘉靖皇帝忽然觉得自己时时处在一种说不清楚的危险之中，严嵩被责令退休后，嘉靖皇帝更是整个心都空了。于是，他决定册立太子，并禅位，从此洗手不再过问国事，安安静静地度过自己的晚年算了。此时离严嵩去位不足一个月。

嘉靖皇帝自从轻贱裕王的人品后，对裕王便不管不问，立谁为太子的态度基本已经明朗。徐阶听说嘉靖皇帝突然要立太子并禅位，大惊失色。须知景王一旦被立为太子，他和“立裕派”的那些人也就活到了尽头。他劝阻嘉靖皇帝，叩头叩得血流满面：“皇上，微臣刚刚执掌内阁，这么短的时间就立太子并禅位，不知情的人必认为是微臣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从而给国家带来隐患。微臣请皇上暂时不册立太子，更不要禅位，无论如何也要过一个一年半载再说，以让微臣避嫌。”

嘉靖皇帝说：“朕立皇太子并禅位，你怕什么嫌疑！”徐阶说：“若皇上执意要册立太子并禅位，请先恩准微臣告老还乡，微臣誓不背一个说不清的黑锅。”嘉靖皇帝想了想，觉得徐阶说得也有道理。册立太子并禅位的事情便又一次搁了下来。

严嵩虽然去位，但并不是罪臣而是退休，朝中相当一部分大臣和边关大将都是严嵩的心腹，嘉靖皇帝没有更换大臣的意思，徐阶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仍然和严嵩保持着亲近，经常去看望、安慰严嵩，循序渐进，一年后他大体上控制了朝政。

徐阶心里踏实了，就公然逼迫嘉靖皇帝，开始“驱景立裕”行动。嘉靖四十三年（1564）春，群臣在徐阶的指挥下联名上疏，请求封景王藩国，让他离京。理由是二十多岁的人了，还不封藩于祖训不符。嘉靖皇帝大怒，斥道：“朕的家事，跟你们何干！”徐阶凶相毕露，毫不退让：“皇上如果把国家大事当儿戏，臣等也不愿意承担祸国殃民的罪责。请恩准臣等告老还乡，不再过问国事。”几十名大臣一起上前跪倒：“请皇上恩准臣等告老还乡。”

嘉靖皇帝傻了。当年重正皇考、给父亲迁陵墓时，因为未来是属于自

己的，又有陆松、骆安、严嵩等人帮助自己，自己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打死、打伤、充军、罢黜了一百多名大臣。今天，陆松、骆安、陆炳等人弃世，严嵩年事已高去位，而未来又是属于下一代的，他再也没有雄心和勇气跟这些大臣过不去了。

一生坚切的嘉靖皇帝迫于大臣们的压力，决定退让一步，先缓解一下矛盾再说。他先将景王封藩到承天府，后来考虑到承天府已成国家大府，又是父亲朱祐杭生前的藩国，把儿子封藩到承天府，不是有夺父亲藩国的意思吗？于是，嘉靖皇帝又改封景王的藩国为德安（今湖北省安陆市）。德安与承天府紧邻，就算是把儿子放到了他皇爷爷皇奶奶的身边吧！

此前，景王认为太子之位已非自己莫属，因而表现得循规蹈矩，极少结交大臣，以免引起父皇对自己的不满。没想到裕王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要把他到口的肥肉抢去，他哪里甘心？藩国虽然封了，但他并不去就藩，而是开始在京城奔走，联络大臣，准备跟他仅仅大一个月的哥哥血拼一场。嘉靖皇帝也无意立裕王为太子，巴不得景王能够拉起一股能与徐阶等人抗衡的势力，从而挽救政局。这样一来终于激化了矛盾，拉开了一个悲剧的序幕。

徐阶密切关注着景王的动态，这时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景王一日不除，自己脖子上的刀就一日存在。于是，徐阶再一次指挥群臣，联名上疏，用强硬的态度请求嘉靖皇帝让景王前往德安就藩。三个月后，远在德安的景王暴病身亡。

消息传来，嘉靖皇帝欲哭无泪，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其中的变数。他下旨安葬了景王，没作任何追究。一是因为他已经左右不了局面；二是真要追究，上断头台的必然是他的最后一个儿子——裕王。

三年前句句把池澄当成一个小白脸

11

都市情感



辛夷坞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赵句句想要的婚姻，是一座围城，哪怕没有激情，却有她最渴望的安稳。但她没想到，自从遇到池澄，曾一心一意皈依的人间烟火不过是泡影，幻城摇摇欲坠。带着爱与恨归来，池澄绞尽脑汁地算计，让赵句句失去了所有的退路，只是因为，那条唯一的退路，就在他的怀中。他是带给她毁灭的风浪，也是她无法抗拒的青春狂澜。当失去了最后一滴水，沙漠里的浮城，是否也能成为最终的归宿？

[上期回顾]

句句跟着池澄到一个森林公园散心。在这里，句句接到曾毓的电话，告诉了池澄是谁，而池澄也开始慢慢回忆和句句相遇的经过，他们在三年前的一个健身房遇到，然后池澄就一直默默关注句句。

句句只记得那天是她二十六岁生日。生日到来的前几日，句句失去联络已久的生父给她打了个电话。那个职业神棍喜滋滋地对女儿说，自己发了笔横财。句句是上午接到的电话，还没明白什么意思，下午就传来她父亲出了车祸意外横死街头的消息。句句作为唯一的女儿责无旁贷地出面替父亲料理了后事。交警将她父亲的遗物一并移交给她，其中就包含了一个装有五万块现金的旧信封。

她拿出了一万块给父亲办妥了身后事，揣着剩余的四万走进了她的二十六岁。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曾毓给她庆祝生日，问她有什么生日愿望。句句忽然发现自己没有愿望，她的只是可以预期的平淡人生。艳丽姐已经给她挑好了“如意郎君”，生日的第二天，她就要和母亲嘴里的“最佳丈夫”人选相亲见面。完全可以相信的是，只要那个男人看得上她，句句极有可能就此与他走进婚姻殿堂，开始平凡安全的人生的第二章节。

句句想，要是她也在此刻死去，墓志铭上会留下什么字眼？也许只有一句话可以表达，那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赵句句的人生。

曾毓无法理解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人从未对谁真正动过心。她说要是换作自己，再怎么说得也得趁青春还在，找个人豁出去爱一场。句句懵懂地问：怎么爱？又去哪儿找人爱？曾毓不怀好意地提到了健身房的文涛教练，说：“别以为我看不出你对他有好感。”

句句去健身房完全是被曾毓拉去的，由此也就认识了文涛，她是对文涛有好感，但也仅限于好感。这类高大、长相端正、性格内向不苟言笑的男人容易给人安全感。只是她从宋朝那方面想过，自己和他连点头之交都算不上，平时在健身房里，文涛身边从不乏各种年龄层次的爱慕者。

“你要真看上他，包在我身上，我

可以给你想办法。”曾毓见句句竟然没有撤清，当即觉得有戏。“你跟他又不是很熟，怎么想办法？”句句只当曾毓是开玩笑。曾毓眨了眨眼睛，“我是和他不熟，但有人和他很熟。”

“谁？”句句刚问出口，便悄然领会了曾毓话里的意思，不由一怔，皱着眉说道，“他怎么可能是那种人！”“如果他是呢？”曾毓凑近句句，戏谑地问她她敢不敢？原来曾毓打听到，周瑞生开的这个健身房除了做健身生意外，暗中还给人拉皮条，周瑞生常常介绍这里的年轻健身教练给女性顾客，所以这里的生意才会一直好，而且以中年女顾客居多。

那个时候她们都喝了一点点酒，句句脑袋里晕乎乎的，不知为什么，那条可悲的墓志铭在她脑海里反复地打转。她已经循规蹈矩二十六年，未来的日子也将继续做个安分守己的人，唯独这一次，唯独这个晚上，不安分的念头像酒精一样烧灼着她。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喝干了剩下的红酒。她从来没有喝过那么多酒，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酒量有多少，只知道紧张的情绪渐渐消失于无形，身边的人声逐渐模糊，人影也变得和灯光重叠。

接着，句句好像靠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踏踏实实睡了一觉，没有噩梦，没有惊恐，没有突然闯入的小偷和被无数意外交织而成的明天。接着有人拉着她的手在光怪陆离的海市蜃楼里转着圈子。她说话，一直说话，自己却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是谁说的，他有一座颠倒的城池，只有他自己住在里面，现在他把这座城双手奉上，只要她愿意相信。他们在这座城里依偎交缠，肌肤相贴，句句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活和自在。

这一切在句句徐徐睁开眼睛看到白色的天花板时戛然而止。一切的美好消失于无形，余下来的只有胃部的阵阵不适和剧烈的头痛。她身无寸

缕地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过来，身边是一个同样赤裸的男人，或者是“男孩”。他背对着句句像个孩子一样弓着身子酣睡，更让她无比惊恐的是，他不是她认识的任何一个人。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句句后悔、自责、迷茫且恐慌。她不知道春宵一度的资费是多少，要怎样才能让这件事彻底终结？她用最小的动静给自己套上了衣服，始终都没有勇气再多看他一眼。离开之前，她想了又想，最后头脑一热，趁着脑袋未完全从酒精的侵蚀中复苏，掏出父亲死后留下来的那笔横财，将旧信封悄然放在他的枕边。如果不是被生活逼到走投无路，没有谁愿意出卖自己的身体。这就是句句能够回忆起来的一切。

池澄冷眼旁观句句脸色的变化，伸出手慢慢抚上句句的手臂。句句往后一缩，他便笑了起来。“你说不记得了，但我却觉得你的身体在对我说：好久不见。句句，这三年里你从来没有怀念过我们那‘精彩纷呈’的一夜？”句句艰难地开口道：“你是怎么……我明明记得当时是……”

“哦……你还想着姓文的是吧。”池澄一脸的不屑和嘲讽，“实话告诉你，你的好姐妹打电话找到了我的好表哥，指明要文涛给你‘过生日’……文涛当时可是健身房里的当红炸子鸡，他早就有自己的路子，已经没有什么‘工作热情’……也不排除他看不上你的原因。”他说着，用充满暗示的目光在句句周身巡了个遍。句句难堪得无以复加。池澄继续用挖苦的语气往下说道：“总之，文涛是不愿得罪周瑞生才出你的台，但是中途他自己的老顾客打来电话让他立刻过去，他不扔下你才怪。算他有良心，怕把你一个年轻人扔在那种地方不妥当，又没有曾毓的电话，就给牵线的周瑞生打了个招呼，让周瑞生来收拾烂摊子。”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面色开始变得有些难看，话题却忽然转开。“那时候我妈病得只剩一口气吊着，到了那个地步，她还在痴心妄想我爸能回心转意，居然听信了一个江湖骗子的话，认为我爸是被别的女人用妖术迷住了，只要施法，就可以让他清醒过来，回到她身边，于是背着我把身上仅剩的五万块作为施法的报酬给了那个神棍。”

句句的失声惊呼让池澄更有一种疯狂的快意，他的语速越来越快。“医院追着我收款，否则吗啡都不肯再给她用，我当时也是急傻了，居然想到去求周瑞生借钱。他答应给我三千块救急，我却没想到他的钱哪里会是那么好借的。文涛放你鸽子后他怕砸了声誉，找不到人就打起我的主意，明知道我对你有意思，还假惺惺地让我帮个忙去朋友的会所里把一个喝醉的女顾客送回家。那个不要脸的王八蛋！当初我爸妈一块做生意的时候，他就像我们家的一条狗，就连我妈离婚之后，还拿出私房钱借给他开了健身房。他是我外公外婆带大的，是我妈娘家的唯一亲人，就为了三千块把我里里外外卖得连渣子都不剩！我更他妈的蠢，以为老天都觉得我够倒霉的，特意给我砸了个馅饼，还是我喜欢的口味。”

“你……”“你这不是废话！不是我谁把你从那个狗屁地方叫醒？你吐得像摊烂泥，谁替你收拾，送你到酒店休息？一路上你像个疯子一样又哭又笑的，把你从小到大那点儿破事说了个遍。对了，我差点忘了说，你把我往床上拉的时候那饥渴的样子……啧啧。我多高兴啊，一辈子都没那么高兴过，高兴到居然都没去想，周瑞生那个老畜生怎么会那么为我着想，我喜欢的女人又怎么会那么主动地投怀送抱！他妈的原来你们都把